

游走双城

吴福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游走双城

吴福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走双城/吴福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2-005367-X

I. 双... II. 吴... III. 比较文化-北京市、上海市-文集
IV. G1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9089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杜 丽

封面设计:高静芳

游走双城

吴福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6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02-005367-X

定价 19.00 元

序

今年九月底的天气似乎特别的热，据说是几十年来未遇的。在酷热中老吴风尘仆仆从沈阳来到上海，一头扎进上海图书馆故纸堆里，翻阅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小报。我知道他指导研究生李楠研究上海小报，发现了张爱玲的佚文《郁金香》，海内外名声大噪，他还要乘胜进军，继续寻找好目标，所以就连十月长假也顾不上休息，挥戈南下了。其儒将本色在这里可见一斑。

老吴是南人北相，身材魁梧，声如洪钟，气贯长虹，然而寻其祖籍，却是道道地地的南方人士。原籍镇海，生于上海，从小在上海名牌小学读书。虽然后来长期在东北成长、北京居住，身上却保留了南方人的细腻和妩媚。在我所交往的北京学者同行中间，似乎真正的北方人士并不多，大多是南人北上，但在老吴身上自有一份特别的亲切，因此相交在学问以外的机会也就更多，也感到特别的轻松自在。

现在细究起来，这份亲切应该归功于老吴对海派文化的情有独钟。从近代以来的风俗史来看，南方人与上海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上海人与“居住在上海的人”的差别也是很大的。上海人未必认同海派文化，热爱上海的人也未必热爱海派文化。长期以来，“海派”的意义早已经超出了地域的局限，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像我这样的人，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年过半百也没有离开上海一年以上的经历，应该说是很地道的上海人，但是我对于传统里的所谓“海派”，感情上没

有什么认同感。每当我讨论上海文化或者海派文化时，总是要先做一番定义上的解释，如关于“海派文化的两种传统”就是我对海派的修正案，反过来也说明我对于所谓“老底子”的传统海派始终是心存芥蒂。但老吴却不一样，我觉得他是喜欢原汁原味的老海派的，而且很早就从文化意味上认同了海派的概念。近二十年以前海派文化还无人问津的时候，老吴就开始关注研究起这个文化现象，这几乎是一种发自心底的热爱。我记得有次与他聊天，不知道怎么说起张爱玲与海派文化的关系，我对此心存疑问，他却认为海派并不局限于上海地区的文化，海派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指的是传统中国向现代都市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十里洋场风格，是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相杂交的复杂的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在他看来，不仅仅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化，连香港文化、台北文化也有海派的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的小说才是典型的海派代表。我觉得我与他的不同，在于我一直拘泥于把海派理解为“上海的文化”，而他的理解则要宽得多。二十年一晃而过，上海、香港、台北三城的文化走向越来越相近，相互间的渗透和影响也是不言而喻，而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则贯通三城坐稳了头把的交椅。这，才是海派，才是当初老吴定义的海派呢。

老吴是长期居住北京的学者，他研究海派带出了对京派的关注。其实所谓京派也是文学史上被人派定的名词，当年的京海派之争，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京派里恰恰全是南方人。当然也有北方人，譬如李健吾、师陀和萧乾，但在研究文学史的人眼里，似乎他们不怎么像京派文人。所谓京海派之争，关键所在是两个城市的文化风格的异同，与争论者本人的地域习性没有什么关

系。老吴做海派研究出于心底的喜欢，做京派研究似乎是环境的影响，研究海派的文章细腻入微有情有义，研究京派的文章偏于学理有板有眼，再读他的那些趣味盎然的回忆文章，真正精彩的仍然是对于上海童年岁月的一往情深，京派研究倒是成了海派研究的陪衬。这么说，决无贬低老吴对京派研究的贡献，只是想说明老吴的研究立场。一般来说，以京派自居的人多半是看不大起海派，研究京派的人说起海派来总也不无微词，而老吴的文章里对照京派海派的异同，所取的总是不偏不倚客观描述的态度，而在客观的叙述里，为海派辩护的成分居多，暗暗的一份同情仍然是倾向了海派。

大约我是上海人的缘故，虽然也不怎么喜欢所谓的海派，但对于老吴研究海派的文章却总是关心并且认真阅读的，而且读起来自有一份亲切感。尤其是我的黑水斋所在地，曾经是老吴童年时代流连忘返的虹口地区，这一带的建筑都是1920年代的产物，目前也是拆迁的目标，老吴童年时代印象深刻的屠宰场早已经没有了，黑色的苏州河支流也开始慢慢变得干净起来，水泥森林耸立起来，但童年的梦却仍然可以萦绕其间。那就是文字，那就是由这些文字编排起来的书。

老吴的《游走双城》将要出版，他嘱我为之写几句作序。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阅读他的这些长短文字。当这四十几篇随笔散文汇集在一起阅读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惊讶于老吴的兴趣所涉领域之广。京派海派都不是简单的文学流派，除了作家作品的研讨以外，老吴关注的兴趣涉及到广告宣传、书籍期刊、封面女郎、上海小报等文化传媒领域，还有更加广泛的领域，如北京上海在各自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设施：马路、建筑、消防、图书馆等等，都有独特的心得。虽然这是一

本篇幅不厚的学术随笔集,但所包含的文化含量却丰富而有趣。透过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十多年来奔波于京沪港台之间的老吴,观察各地文化之间的变异信息,虽然是举重若轻,仍然不免辛苦的风霜。现在,他又开始有了新的目标,直奔上海而来,我想应该是预祝他,在新的学术开拓中,将会有新的收获。是为序。

陈思和

2005年10月2日于黑水斋

目录

序	陈思和 1
都市双面影	1
近观细读“双城记”	3
京海两难	7
王府井·霞飞路·京都花见小路	14
沈从文的上海观	22
谁之北京乎	29
封面女郎和学院脸孔	33
海上升“开明”	39
书刊广告琐谈	44
发黄的数字	51
台北的“上海热”	55
文化消费在生活之中比重	60
海派：文化流动性与社会、与人	63

附：比较台北、上海异同之处 吴福辉游走文学双城	70
-------------------------	----

海上观风月	73
--------------	----

《孽海花》所记之近代上海	75
--------------	----

救火、消防水龙及其他	80
------------	----

文化转机：上海的马路（一）	86
---------------	----

面临现代：上海的马路（二）	92
---------------	----

良友画报也曾革新	98
----------	----

小报视界中的日常上海	102
------------	-----

张爱玲的宽度	112
--------	-----

苏青的上海女人属性	117
-----------	-----

张爱玲曾引苏青为同调	122
------------	-----

鬼才穆时英	127
-------	-----

予且是谁	131
------	-----

先行者的潇洒背影，忆施蛰存	136
---------------	-----

薊门排云录	139
--------------	-----

精英文化和平民品格	141
-----------	-----

用农民感情活在都市中	145
------------	-----

周作人与《骆驼草》	153
-----------	-----

胡适的自传	157
-------	-----

西滢的“闲话”和“后话”	160
--------------	-----

梁遇春：领略人生的深味	169
-------------	-----

难读耐读的诗人	173
杨绛的讽谕风度	178
记住萧乾:九十而生命鲜活	180
刘云若言情小说自成经典	185
往日平面设计,并非为美术家专有	188
附:京派文学结束流放	196
 私人记忆簿	 201
兔子的感觉	203
童年上海印象	205
我的小学,我的白杨树	210
还堪回首的青春岁月	216
请“赎买”已逝将逝的文明	222
话说信件	225
坐香港图书馆得趣	229
在花东纵谷看风景	233
寻访延陵吴	238
镇海老屋	243
好梦醒来已黄昏	251
附:为京派文学定位 为海派文学正名	255

后记

吴福辉 258

—
都市双面影
—

近观细读“双城记”

吴福辉

我这里所说的“双城记”，并非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作。记得1994年在香港的一个文化场所，偶然看到过一则预告，是关于沪港电影史的研讨会的，标题上醒目地用了“双城”的字样，当时就很受触动。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三四十年代京海两地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我在翻读的正是一部几乎尘封的中国“双城记”。

20世纪的中国文人中，同时关注北京、上海的作家不在少数，而同时喜欢上海、北京的却真是凤毛麟角。喜欢上北京的，就大张旗鼓、堂堂正正地声讨起商业文化和洋场恶少来；而喜欢上海的大半只是在心里爱着而已，很少有人会形诸笔墨。再有，假使批评北京，那就如同批评“咱”的中国，急不择句中都会带着一份亲切；可鄙视上海者，就像这

个城市是洋人带来的,与己无关,又像是随了二婚的太太进门的“拖油瓶”,怎么瞧着怎么不是自个儿的孩子。这种情景是意味深长的。沪港的关系则不同,喜欢甲者就喜欢乙,反之亦然。鲁迅不喜欢殖民地的香港。他在《略谈香港》、《再谈香港》里讽刺那里的各类怪事,到写上海的时候(他写过许多解剖上海的文章如《上海的少女》、《阿金》,甚至《“京派”和“海派”》、《“京派”与“海派”》),他在《“抄靶子”》一文里说,“这在香港,叫做‘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把两个城市归在了一处。张爱玲就不然,对沪港都充满不可言说的温情。她讲述起发生在两城旧式大家庭内的男女传奇故事,如数家珍。比如写香港她说“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到底是上海人》)。如此公开表态爱上海的,无过于她了。过去的上海、香港是同一类城市,站在南京路上,与在皇后大道逡巡的感觉相差无几。京与海,沪与港,这种双城的观察研究,应是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绝好题目。

我热心于京海,本缘于我对中国南北方隔膜之深的一种文化记忆。少时跟父亲离沪赴东北,1950年的旧历年(严格讲是庚寅年春节)是在沈阳度过。去前听上海的亲戚讲,那里是一片荒原,冬天冻掉耳朵,撒尿结成冰棍。去后一看,雪是下得真大,屋子里却温暖如春,且工厂高楼林立。不久上学,就糟了,同学管我叫“南蛮子”!这可能是从古代山东人那里延续下来的称呼,当年我无论如何搞不明白自己比同学究竟“蛮”在何处。年节与小伙伴“辩论”谁家的吃食好,我经常让只相信“好吃不如饺子”的同学包围住。当了教师后,我的学生毕业凡第一次去过上海的,一般分成两类:大部分人因各种理由骂尽上海,小

部分则偷偷告我简直不相信中国还有这样像天堂的地方。这时,我总忍不住说,不对,事情不是这样的,上海远没有这么坏,也不是这么好。有时争得激烈了,我会说如果你不同时理解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你就“读”不懂中国,你怎么可以称自己生为中国人?但是我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没有人愿相信我的话。他们不是北方人,就是南方人,都有“立场”,有谁如我似的是南北混合人呢。

可叹我们至今对自己的南北方城市知之仍少。据报载,美国科学院院士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1984年即译成中文,却十几年无出版社问津。这位美国学者我是知道的,我写《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和《京海晚眺》两书时,参考读过他的个人专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的中译本。中国人对自己城市的求知欲望,竟冷漠到如此程度,实在让人脸红。如果中国永远农业立国,也就罢了。可惜不能。我们能永远湖广熟了,天下就足了吗?或者在武汉一立,便知天下事了?20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世纪,如果我们不像熟悉农村那样地了解都市,或者不愿“读懂”京海、沪港这样的“双城记”,我们便无从完全地了解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复杂性。我研究京、海的体会是,这是中国文化本体内部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演进模式,是因这块大陆的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可以远远地、冷静地比较它,更需微观地一个个作细部考察。但短期内这种差别不会消失,甚至在当今市场经济转型的新形势下,反而可能会扩大。比如,现在南方的朋友到北京,听说成箱买饮料竟会无人上门服务,觉得是天方夜谭。南方夜生活方式的迅速蔓延,也叫北方佬吃惊。最近听某位刚去过东北的南人说,这个老工业区、体育大省和笑星的重要产地,在一

个时期里很可能要成为中国贫困的都市区域了。看了中央台关于沈阳采暖问题的片子,真正使人心酸。暖气的情况将来自会改变,但不容轻率乐观的是,要知道中国南方经济超过北方大省的时间并不是今天,而是在宋朝!历史,经常以活跃的“现在时”的形式在我们面前出现。当然,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加有减。它惩罚无知者。

所以,我们对快要成为历史的 20 世纪的中国城市,务要加强认识。21 世纪应当是中国现代化深入到“城市化”的世纪,仅仅是了解京、海这样的“双城”已经不够。可以延伸到对大陆城市和大陆城市的比较,如北京和沈阳,西安和开封;还有沿海城市之间的比较,大连和广州,青岛和厦门等等。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应当有它的无愧的、博学的、有想象力的历史研究者和文学表现者。听说施坚雅的书,终于有大出版社愿意接纳了,可喜可贺,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1998. 1. 22

【京海两难】

近年来,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那场“京海论争”的公案,已经常常成为文化讨论的热门话题,成为历史性评估京派、海派的当然起点。

我看过一些文章,印象中似乎有为京派“辩诬”的趋向。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到每个人的口袋和每家饭桌上,弘扬民族文化之声此起彼伏,“海派”的形象又变得丑陋起来。有两位大家在“京海论争”中的态度、观点被看好,一为沈从文,一为鲁迅。谈到沈从文当年批评“海派”的商业气味,今之论者都认定他并未将上海的作家们一股脑儿地打成“海派”,并特意指出沈明确说过,“海派”作风在北平(北京)照样存在,其参战的立论不能谓不公允,气息不能谓不平和。至于提及鲁迅,则大半赞其深刻:能一只手打倒“近商”的“海”,一只手打倒“近官”的“京”。鲁、沈两位的文化姿态被认为是同样超拔出群的。